

第十章 豬屎坑的死裡逃生

所有的人面臨生死存亡之際，不論是陷入險境的當事者，或是目睹他人在危險之中的旁觀者，他們腦中所想的，應該是如何讓危難中的人自險境中脫離，而不是在那分秒必爭的時候去追究陷入危險的原因。

檢討，是在劫後餘生之後，再經休養生息，讓驚魂安定後才下手做的事。危急時刻是分秒必爭的，不允許虛耗任何一點點時間。

在美雲陷入豬屎坑情況危急攸關性命的情形下，大家在第一時間閃過「美雲怎會掉進豬屎坑」的念頭後，就根本沒空也沒心思去想，「美雲為什麼會掉進豬屎坑」這個在那剎那是無關緊要的事。

此時，每個小孩心裡不約而同想著的都是，要如何把美雲救出豬屎坑，因為她是他們團體的一份子，他們心中油然而生的是，那份同舟共濟的情感。

當他們眼睜睜看著在那濃稠噁心的豬屎坑裡掙扎的美雲，也都能感同身受，如同自己就是陷在那個惡臭當中。平常自己解的大便都已經視做恐怖毒素，都會小心翼翼以免不當心碰觸到，何況現在美雲還是整個人浸泡在一堆臭豬屎當中，那更是教人心裡有千千萬萬個不願意啊！

幾個小一點孩子看到這種可怕情形，直接聯想到美雲可能葬身在豬屎坑裡，便不由得地掉下同情憐憫的眼淚。另一方面，他們也誠心向上天祈求，不要讓美雲溺斃在那坑穢物之中，讓她趕快掙脫那堆臭東西，回到實在乾淨的地面來。

剛剛陷入豬屎坑時，美雲混亂的思緒和緊張的心情慢慢鎮定下來後，美雲迅速地想著該如何掙脫逃出這鬼豬屎坑，可這時再有矯健的身段，也奈何不了黏在身上的豬屎，那千斤重的感覺，宛如整個坑裡的豬屎都糊上她的身。她懊惱著自己方才的自作聰明，也印證了一句老話「自作孽，不可活」。但是她要活啊，她心裡有無比堅強的活下去的意志，就算死，也該是好好活過完這一輩子，然後在一個舒適狀態下安詳的離開這世界。

一想到這裡，全身的神經都做出求生的反應。美雲不停左右扭著，甚至以哀怨求助的眼神，看向泥地上站成一排，對她垂憐致哀的玩伴，她希望他們先不要看壞她的未來，先別急著為她掬一把同情淚，伸出援手救她上去才是要緊。

美雲在同伴們眼中都看到了同情、不捨，也看出他們有心要營救她，但不知他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還是他們內心裡並不看好她，以致沒人跨出腳踏向前一步，出手拉她，賭她還看得到明天的太陽。

「要按怎啦？志強哥，汝緊想辦法去共阮二姊救起來啦！」美蓮

扯著志強的衣襬，表明志強是首腦應該要有方法才對。

「我……要按怎救？」

「拖伊起來啊！」

「緊共美雲拖起來啦，那無伊ㄟ沉落去，著ㄟ淹死呢！」

「哎哟，要按怎辦？要按怎辦？」

混亂的情勢在你一言我一語之下，更加重那恐怖緊張的氣氛。而這些喧鬧聲音，一聲聲一字字都聽進正從屋裡奔跑出來的美雪。

在屋裡的美雪，也是剛剛聽到振宗直向雲霄的嘶吼，後來又聽到這群小鬼夾帶哀傷、焦急、無助的嘈雜討論，忙放下看到一半的小說，現在跑出屋外，一看。

我的天哪！美雲怎麼會掉進豬屎坑？她是怎麼搞得，怎會變成這樣？她們不是在玩捉迷藏嗎？我聽到的是有個男孩在數數啊！

唉，現在不是想這些的時機。

快，要快把她拉上來，不然她那麼瘦，再慢她就會溺死在豬屎坑了。

美雪當機立斷衝向前去，站在豬屎坑旁的空地，她向空中大叫一聲：「予我一枝竹篙。」這一個叫聲並沒特別指定誰，但每個小孩都動了動身體，志強動作最快，他馬上跑向豬舍旁拉出一根滿是灰塵其髒無比的竹竿遞給美雪。這節骨眼上，也顧不得髒不髒了，沉在豬屎

坑的美雲不是更髒？

而且當前是救人要緊，這晌午時分大人們都出外工作了，沒有人可以依賴，一切還是得自己來。

美雪接過竹竿立即再向前一步，趕緊把竹竿往豬屎坑裡插，再急急喊聲：

「美雲，共竹篙掠予條。」

濃稠的豬屎讓美雲的手困難移動，但美雲也知道，不想溺死在豬屎坑裡，再困難也得奮力移動雙手，想辦法去抓住竹竿。

旁觀的孩子們彷彿看見一線曙光，個個在皺眉當中還泛起微笑，苦境裡生出希望之花。

「美雲，緊緊……」小孩們一起幫她打氣。

「美雲，掠予好。」

有了玩伴的加油打氣，美雲振奮了許多，看來他們真的非常關心她的死活，沒看壞她的人生。

好不容易美雲抓住了竹竿，心裡稍微有一點依靠了，現在有枝竹竿可以抓住，距離爬上岸的希望更濃厚了些。空地上響徹雲霄的童伴們「哇塞」聲此起彼落，更是鼓舞她振奮精神，向生活奇蹟挑戰。

然後美雪慢慢把竹竿往自己的方向拉，一方面因為緊張，一方面因為八月的豔陽高照，美雪額頭上不斷冒出汗水，糊得她滿頭滿臉，

看起來絕對和身上黏滿豬屎的美雲一樣難受。

平常聽豬的嚎叫，只覺得吵，這會兒才發現原來最惹人厭，是平時隱形這時發威的豬屎。因為豬屎的黏稠性，讓美雪在拉美雲的過程裡，把吃奶的力氣都用盡了，才有那麼一點點功效。

好不容易看見美雲的手了，雖然上面裹滿了豬屎，但還是得去抓住啊，誰教美雲是她妹妹？她不抓，難道還有別人會自告奮勇上前去抓嗎？她身後這些孩子，玩的時候是玩伴，現在雖然也心急著將美雲救出臭屎坑，但卻又是人人捏住鼻孔，避免吸進太多臭氣味，又怎敢指望他們有誰願意伸出一隻真正的援手？

「緊緊，美雲，汝的手伸過來，阿姊共汝拖起來。」

美雪見機不可失，趕緊叫喚美雲，這節骨眼上，美雲還得靠姊姊救她，她當然就要乖乖聽話。

「對啦，趕緊共手伸予恁姊姊。」

「卡緊咧啦，看予好，毋免驚……」

「對對，著是按呢，直要抓住啊……」

「加油，加油……」小孩在外圈幫她們姊妹打氣。

「好，我抓住啊，汝毋通放掉喔，忍一咧，我共汝拖起來。」

「……」閉嘴憋氣的美雲至多是用眼神回答，她哪敢開口應聲，她可不要讓奇臭無比的豬屎，更放肆地侵犯到她的嘴裡、甚至是她的

內臟。

「1、2、3，緊，忍耐一咧，毋通放掉……」

「1、2、3，1、2、3……加油，1、2、3，加油……」小孩的數數聲在無形中產生巨大魔力。

美雪被鼓舞著更有信心把妹妹拉出豬屎坑，美雲也感覺回到地面的機會越來越大了。

已經拖拉見到美雲的肩膀了，美雪熱得一身是汗，抓住美雲的手，其實是痠得很，但她不能在這節骨眼上放掉，「功虧一簣」這道理她是懂得的。事實上不只美雪手痠，那個美雲被豬屎裹得像過年媽媽炸年糕時裹滿麵糊的年糕一般，整個人都已經是疲憊不堪，但她也還是得咬緊牙關，為的找回清白的自己。

「閣再來一咧，緊，美雲，抓予條，毋通放掉。」

美雪看著漿在豬屎堆裡的妹妹，瘦瘦小小的身體卻被豬屎糊成圓圓的，生怕力氣小的美雲掙脫不開沉重的豬屎壓力。美雪除了用兩隻手使盡全身的力氣之外，嘴裡還不斷為美雲打氣。

一旁的小孩看這驚險萬分的場面，個個都看得入神，在這最後關頭，他們反而不發聲打氣，個個凝神屏息，好像他們若多吸一口氣，就會產生推力再把美雲推回豬屎坑似的。

好不容易，美雲被拉出半個身體，接著下半身就快多了。美雪深

深吸一口氣，卯足全力把美雲整個人拉上豬屎坑旁的空地，這時小朋友卻又都像是見到什麼大怪物似的，紛紛往後退，就連美蓮也是退壁三舍中的一員。他們還「嘖嘖嘖，足臭ㄟ呢！」的說個不停，完全沒顧到狼狽不堪的美雲那顆受傷的心靈。

美雪不停喘著大氣，這差事還真是有史以來最艱巨、最頭痛的，幸好自己也沒辜負對手足該負的責任，對得起自己身為江家大姊的身分，也沒讓一旁觀望的小孩失望。皆大歡喜之餘，這任務也才完成一半，後續還有得善後呢！

現在，雖是將美雲救上來了，但她那一身豬屎臭味還真是個大問題呢！美雪想著，美雲自然是得清洗乾淨，但問題是怎麼清洗？總不能要美雲再等上二、三十分鐘，等她起了火燒了水再來啊！那樣子就算美雲等忍耐，這些看熱鬧的小孩忍心看美雲受苦這麼久嗎？她這個做大姊的又於心何忍？

那麼，該怎麼做呢？讓美雲走出房東砌成的圍牆，去到圍牆外的小溪，露天清洗一身的汙穢，那不是等於再叫更多人來看美雲的苦難？她這個做大姊的怎可這麼殘忍？何況美雲還是一個女孩子，十二歲的女孩，就要進入青春期的女孩，怎能讓她在光天化日、眾目睽睽下，把最純潔無垢的身軀裸現在外？

光為清洗美雲身上髒汙的事，就夠讓美雪傷透腦筋，她顧不得自

己還喘著氣，便已在腦海中溜過一遍又一遍。就在她將自己雙手伸放在水龍頭之下沖洗時，這才突然領悟了一個兩全其美的作法。

多虧這是八月酷熱，讓一切變得好處理。

美雪不多言語，拉起塑膠管，扭開水龍頭，將塑膠管對著美雲身體。

「美雲，站予好，麥亂定動，我幫汝沖掉身軀頂的豬屎。」

「唔唔……」美雲不出聲只點頭。

從塑膠管噴出的水柱碰到美雲身體，馬上成放射狀的向四面噴去，一時間「唉哟」聲此起彼落，再加上抖動身體、雙腿交替跳動、雙手前後甩脫的人影四處晃動著。

「噴到我啊呢！」

「我嘛去予水噴到啊。」

「討厭，噴到人啊啦！」

「喔……足討厭……」

閉著眼讓姊姊沖水的美雲，微仰著頭，一方面為了不使身上汙物濺到臉上，一方面她還微微感覺老天是普遍疼愛祂的子民的，多少也要讓在場的每一個免費看戲的人沾點豬屎嘛。這麼想，剛才陷落豬屎坑的孤單、懊惱、絕望，在普世照耀的陽光下一掃而光了。

美雪在空地上幫美雲沖掉身上沾粘的豬屎，然後要美雲進洗澡間

去洗刷乾淨。

「美雲，汝入去洗身軀間仔用茶箍共家已洗予清氣。」

「用冷水喔？」

「我去拿熱水罐來倒，汝先入去。」

美雪進了屋子拿了熱水瓶，順便再幫美雲拿了一套乾淨衣服，出了屋子，發現一群小孩也跟著擠到洗澡間的簡易木門外，還你推我擠的想看個分明。

「欸欸欸，恁是咧做啥？」

「阮……」當然沒人敢大刺刺地說，他們是要看美雲洗刷身體。

「蔗人攏想要看二姊按怎麼共身軀頂的豬屎洗清氣啦！」美蓮還天真說出大家的心事，惹得一伙人對著她吹鬍子瞪眼睛，看人家洗澡這事怎能說得如此光明正大？

「恁頭殼歹去啊喔？有毛病，走啦，去別位仔耍。」

美雪這一喝斥，一群孩子悻悻然的拖著不太情的腳步緩緩離開，美蓮也在這行列當中。

「美蓮，汝要去叨位？」美雪叫住美蓮。

「我摻姻去耍啊！」

「今嘛汝猶想要耍？拿去，共二姊遮人衫仔服拿去溪仔底沖沖洗洗咧。」美雪從洗澡間取出美雲脫下滿是豬屎的衣服，遞給美蓮。

「嘎？我喔？」美蓮指著自己鼻子，一臉倒楣樣。

「啊無咧？」美雪進一步說，「要把豬屎沖乾淨，知道嗎？」

「沖完咧？」

「放踎溪仔邊的石頭頂，我黏覓著ㄟ去用茶箍甲洗予清氣。」

「喔。」

洗澡間裡美雲用力將南橋肥皂抹滿全身，連一根頭髮也不放過，兩隻手用力搓著頭髮，也一遍又一遍的用力刷著身體，彷彿作業本子上面漬上了原子筆水，她拿著橡皮擦使勁要讓作業簿恢復原來的潔白一樣。

可是不管美雲刷得如何仔細，她還是感覺身上殘留著看不見的豬屎屑，也還有散不去的豬屎臭味。一邊洗著身體，她一邊皺著鼻子深深吸氣，很不幸的，並不能如她所期望的只聞到肥皂的香氣，對美雲而言，這無疑又是一次挫敗，她的人已經脫離豬屎坑了，可是氣息好像還是和那個臭氣是相通的。

美雲非常沮喪，如果不是自己標新立異，現在怎會如此狼狽？

這時的美雲啊，是恨不得將身上那層皮全刷掉，讓它再長出一層新的乾淨的皮。